

独乐寺：泥木不朽

在世上的物件里，泥易形变，木易朽坏，本是无法久存的代表。然而，有这样一座古刹，木构高层，泥塑身像，却千年未塌。

这就是独乐寺。

独乐寺坐落于天津市蓟州区城内武定街，始建于隋，辽统和二年（984年）重建。独乐寺由山门、观音阁、韦驮亭、报恩院、乾隆行宫、清代民居等建筑组成，占地16500平方米，以古建、泥塑、壁画“三绝”享誉中外。

独乐寺历经千余载风雨、兵火劫难和多次大地震，其极高的历史、文化、艺术价值使中外专家学者赞叹不已，每年游客络绎不绝。以泥木之躯屹立至今，这一奇迹除

了自身巧夺天工的建筑建构，更要归功于一代代人孜孜不倦、突出重点的保护维修。

从梁思成跋山涉水考察开始，中国古建筑的考察和保护有了新的思路。在独乐寺，梁思成写成的中国第一篇古建筑调查报告，把中国古建筑历史的考察重心从文献考证转向实地勘察，开启了中国人用科学眼光审视自身建筑传统的新篇章。

没有一座千年建筑，能单纯靠着自身结构的坚韧而长存于世。在它的背后，是一个国家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尊重珍惜，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——当散落大地的遗构被更为科学地发现、重视、保护，后人便有机会亲历古建筑的美，抵达那些消逝的年代。

结构统一：泥木之美

每个来独乐寺的游客，都会在黄昏时刻被独乐寺的美所惊叹。斑驳的光影投射在独乐寺山门和观音阁的红褐色墙体上，飞鸟在檐角来回，一时间整个空间里辉光澄澈，色彩满溢。

山门是独乐寺的第一份礼物。作为现存最早的大殿顶山门，独乐寺山门面阔三间、进深二间，有着五脊四坡的雄浑气势。在古代，庑殿顶是等级最高的一种屋顶形式，多为皇家宫殿或顶级佛寺所用，寻常建筑绝难企及。更令人震撼的是，檐下有硕大的辽代斗拱托举盛开，檐顶有让梁思成称为“极可罕贵之物也”的鸱尾，静中寓动，大中有细，庄严不失飘逸，让独乐寺山门在结构上相得益彰，充满美感。

斗拱的每个构件既是装饰，也是实实在在的受力结构。斗拱的实用性与美观并重，成千上万的木构件如积木般精准组合。木，在此不仅是材料，更是一种营造的语言，一种美的表达。梁思成在独乐寺初次调查十一年后写《中国建筑史》，仍旧赞叹“在结构方面言，此山门实为运用斗拱至最高艺术标准之精品”。

这种结构让山门和观音阁呈现统一的美感。进入独乐寺，人们首先就会注意到观音阁在山门中慢慢显现的过程，犹如景在画框中。

建筑与塑像的关系也被匠心安排，形成对话关系。塑像工艺极为复杂，以木为架，用稻草捆扎出大体形状，最后以泥塑形，层层敷铺，精雕细琢。塑像前倾的身姿、飘动的衣袂和肌肤的质感，都在此过程中被泥土永恒定格。

塑像并非后置于空间，而是与木架结构共生——工匠先确保建筑的稳固，再在空间内塑造出饱满充盈却不显得拥挤的视觉效果。观音阁中，高达16.08米的十一面观音塑像饱满充盈，目光从三楼的阁楼门透出，与山门金刚力士等辽塑珍品的目光交汇于一点，位置刚好位于入山门的第一步。这种预设的视觉轴线，体现了高超卓越的空间美学。

观音阁是国内最古老的木结构楼阁。仰视观之，柱、梁、枋、椽组成的结构网络，如同巨树盘根错落，犬牙相咬，向上生长。

独乐寺最动人之处，是实用、美学、文化的统一，是宏观与细节的深度交融，是泥木一体的营造智慧，是空间、外观、结构以及构造上保有初建时的完整性，实在是一个古建筑奇迹。

考察之难：泥木历史

独乐寺的发现和考察，也是一个动人的故事，是中国建筑史的一段佳话。

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梁思成一直心存焦虑，他想打破日本人认为“中国没有能够掌握专业摄影和测绘技术的人员”“要想看唐代木构，必然要去日本”的偏见。为了解读中国古代建筑的百科全书《营造法式》，研究中国早期的木结构建筑，梁思成不断思索，但苦于没有具体实例。

梁思成思索的，不仅是一种发现古建筑的方法，更是一种延续和保护民族建筑瑰宝的方式。他想证明，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，有这样一群专业、科学、理性的人，从事着专门的工作，保护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，而不是等着别人来发现、来考察、来掠夺。

独乐寺的出现也像一次与时间的赛跑。日本学者关野贞一次巧遇发现独乐寺，并向中国营造学社提及了古寺的情况。恰当时，著名建筑师杨廷宝向梁思成提到有张外表古怪的寺庙照片，其斗拱令人印象深刻。梁思成敏锐地意识到这个建筑的特别，决定做一次准备充分的调研。

1932年，梁思成带领中国营造学社第一次考察独乐寺。测绘伊始，梁思成便发现，这里的斗拱雄健、出檐深远，与熟悉的明清建筑截然不同。尽管是辽代遗构，独乐寺观音阁的形制却宛如从敦煌壁画中走出的唐代楼阁。他在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》中激动地写道，其“上承唐代遗风，下启宋式营造，实研究我国建筑蜕变上重要资料，罕有之宝物也”。

饱读史书的梁思成明白其中的可贵。辽是契丹族建立的边疆政权，虽与北宋并立，文化上却是唐风的忠实继承者。他意识到，独乐寺观音阁正是“唐风辽骨”的典范，折射出多元文化的交融。他遥想千年前的汉人工匠在唐制基础上，融入了契丹的审美与信仰，创造了独特的建筑文化风格。

梁思成细致测量，记录在册。独乐寺之行，成为中国营造学社工作方法乃至中国古建筑考察方法转折的里程碑——从文献考证转向实地勘察，开启了中国人用科学眼光审视自身建筑传统的新篇章。

而梁思成回家后在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》上发表的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》，已成为研究中国建筑的学术典范，开创了中国古建调查和研究的先河。

文脉流传：泥木永恒

独乐寺自辽代重建以来，分别在明万历、清顺治、乾隆、光绪年间修缮过。在战争年代，独乐寺饱受军阀和日本侵略者的摧残，寺院已然满目疮痍，雕像“防尘珠”等贵重饰物都被盗走。

除了人祸，梁思成在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》最后一章中着重分析了独乐寺保护的重点。他以独乐寺为代表，总结“我国建筑，向以木料为主要材料”的观点，对古建筑保护的急重轻缓做出了超越时代的前瞻性规划。在当时，梁思成敏锐地注意到木料古建筑的保护重心，提出了独乐寺作为木架建筑最急迫的危险：“水、火是也。”其中，水容易腐蚀木质，最终朽坏，火则更是会让木质直接毁于一旦。

1961年，独乐寺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并逐年进行修缮。20世纪70年代末，“泥人张”民间彩塑的传人张铭，和天津市彩塑工作室的技师一起，承担了独乐寺古代塑像的修复任务，对观音像、胁侍菩萨、海岛观音等古代塑像进行修缮，并极大保持了原作风格。

近年来，在各级政府支持下，对独乐寺的保护措施在有条不紊地实施。一系列文物保护及安防、消防工程按部就班，融入独乐寺的日常维护之中，确保独乐寺安全。

这些措施，是对梁思成洞见的隔空呼应。记者了解到，独乐寺的周边规划在这些年先后完成，文物库房持续升级改造，独乐寺文物消防队成立，完成独乐寺消防升级改造。相关部门完善了山门防雷工程，对独乐寺塑像壁画进行前期研究，对观音像周边环境变化监测，对壁画、塑像彩绘修复试验点位观察，对已知数据进行分析整理和编制保护方案，2024年完成《独乐寺泥塑壁画前期研究（第一阶段）报告》。

在独乐寺临街处，蓟州建筑学社则作为独乐寺建筑文化的重要补充，为游客提供体验、了解、学习中国传统营造文化的重要公共文化空间。蓟州建筑学社成立于2021年，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、天津大学、同济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多位专家学者共同倡议发起。学社以独乐寺为切入点，借助展览、研学、图书出版、文创研发为途径，专注于研究与弘扬中国古代营造文化，目前已经形成了营造工具、手稿文献、营造影像、营造图籍、营造模型五大类。

穿越时代和历史的隔空接力，才能让易松动的泥土获得加固，让易焚毁的木材获得保护，让蕴含其中的文化生命力获得源源不断的存续。自此泥木作为物质获得新生，成为文化的不朽见证。

时至今日，这座千年古刹，依然静静地矗立在老城里，续写着泥木长诗。独乐寺建筑、雕塑与人文精神深度融合，等待着每一双惊叹的眼睛，去感叹一个文明的审美高度、技术成就和精神世界。

据新华社

2025烟台苹果生态种植寻味之旅媒体行活动圆满落幕

金秋送爽，硕果飘香。为期数日的2025烟台苹果生态种植寻味之旅媒体行活动在烟台圆满落下帷幕。本次活动由烟台市农业农村局主办、烟台传媒集团承办，邀请新华网、大众网、中国山东网、鲁网等省内外主流媒体组成采访团，深入烟台苹果核心产区，以全方位、多角度的报道，立体呈现了烟台苹果的生态种植魅力与全产业链发展成就。

活动期间，媒体采访团先后来到栖霞、莱州、蓬莱、龙口、芝罘、海阳、牟平、招远等烟台苹果优势产区。在一片片绿意盎然的

果园中，采访团亲身感受了烟台苹果得天独厚的生态种植环境，详细了解了先进种植技术、科学的病虫害防治策略及高效果园管理模式的实践应用。通过与农业专家深度交流，大家对烟台苹果的品种特点、独特口感风味及丰富营养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知；在现场品鉴环节，大家直观品尝了不同品种烟台苹果的别样风味。

此次媒体行不仅是一场探寻“舌尖美味”的旅程，更是一次见证“产业链奇迹”的发现之旅。采访团通过镜头与笔触，深入解读“烟台苹果”从品牌孵化到价值飞跃的成功密码，生动记录烟台依托地域优势构建现代化产业链的全过程。活动的成功举办为“烟台苹果”这块金字招牌注入了全新活力，必将推动这一特色农产品以更高品质、更强品牌影响力迈向更加广阔的国内外市场，续写中国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。

